

## 貓

### 1

家裕跪坐在地上，伸手撫摸著凱蒂的耳朵，又摸著牠的毛往尾巴方向順了順。家裕用疼愛的眼神與凱蒂相望數秒後，站了起來深吸一口氣，好像在想些什麼。想沒多久，他倏忽轉身向背後的凱蒂說：「等一下你麻麻要來帶你走囉。」然後，他兀自坐在餐桌旁，讓陽光透過輕輕晃動的窗簾射進來光線忽左忽右打在他的臉上陰晴不定。

家裕倒了杯咖啡喝了起來，杯內的熱氣撲上他的眼鏡，讓他的眼神更看不出是冷靜，或是平淡。凱蒂豎起尾巴四處走動，沒有再靠近家裕一步。家裕起身打開冰箱，拿出牛奶倒在白潔的盤子裡，凱蒂仍不理會他。家裕又打開一個貓罐頭，走到凱蒂面前，放在牠的嘴邊，幽幽地說：「吃點東西啦！」凱蒂舉起右前腳，推了罐頭一下，便懶洋洋的趴在地上，一口也沒吃。

電話叮叮叮的響起，家裕接起話筒，臉上先是一陣青白，一會兒又和緩了起來。佩琪在電話那頭不耐煩的說：「我就臨時又有事，凱蒂你再幫我顧幾天吧，我又不會逃，你怕什麼！」家裕還沒答話，佩琪一下就掛掉了電話。

分手已經一個星期，佩琪的東西全都收走了，就是沒把凱蒂順便帶走。當初，家裕反對養寵物，佩琪就是不聽，硬要買一隻英國短毛貓回家裡來。家裕雖然在許多地方都對佩琪讓步，但唯獨養隻活生生的寵物，對他來說無法忍受。為此，家裕和佩琪爭吵恐怕不下百次。

有那麼一次，佩琪從外面忙回來時，疲累進家門，脫鞋時就重心不穩了，伸手推開鞋櫃時忽然被躲在裡頭的凱蒂嚇一大跳，整個人重重跌坐在地上。凱蒂悠悠從鞋櫃裡跳出來，一躍而走。望著凱蒂背影的佩琪忽然痛徹心扉的哭了起來，也不知是兩個屁股蛋的痛比較痛，還是凱蒂那冷淡的背影讓她更痛。

自那時起，佩琪抱著「老娘養你幹什麼」的心態，把養凱蒂的重責大任全交給了家裕。家裕好幾次也不想理佩琪的要求，於是就把凱蒂抱起來拋到佩琪懷裡，沒想到，佩琪就揚言把凱蒂送給動物收容所算了。家裕很清楚在那種地方，凱蒂肯定沒什麼好下場，只好妥協，照顧起凱蒂。

剛開始時凱蒂還算是配合，但說也奇怪，後來凱蒂莫名越來越執拗，無論家裕再怎麼想方設法讓牠吃飼料，牠就是不吃，偏偏得要佩琪動手幫牠準備，牠才動口。佩琪和家裕分手後，什麼都帶了，就是忘了凱蒂，不知究竟是無心的，或根本就故意的。

家裕接到了佩琪說又要晚幾天來接凱蒂的電話，心裡鬆了一大口氣，雖然，他幾乎可以猜到佩琪把凱蒂帶走後會送去哪裡。接到電話的第二天一早，鬧鐘響起，家裕在床上翻滾了兩圈還閉著眼就按掉鬧鐘。昏昏沉沉睡了不知多久，在夢裡忽然驚醒，望了一下鬧鐘更是非同小可，家裕從床上連滾帶爬衝出房外。一陣迅雷不及掩耳的梳洗後，穿上西裝打好領帶，準備要門時，他忽然聽到身後一陣「喵嗚」。

他回頭就看見頭圓滾滾，小小耳朵，尾巴短短的凱蒂，貌似可憐。雖然出門的時間已經間不容髮，還是回頭倒貓飼料給凱蒂，又摸摸牠的頭溫柔的說：「快吃吧！」就不知凱蒂哪裡不對勁，總之又推開了貓飼料。家裕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終於還是出了家門。

家裕下班後在回家的路上，經過一家外觀華麗而佔地頗大的寵物店，店旁還附設一間明亮而乾淨的寵物醫院，他特地停下來進去逛了一圈。家裕拿起幾罐貓飼料，詢問店員哪個容易引誘挑嘴的小貓品嚐。店員說除了飼料之外，還有些零嘴，買回去可以混在一塊餵看看。家裕望著商品架上的罐頭與飼料，心忽然狂起來，一口氣抓了四五袋飼料丟進購物車裡。旁邊的罐頭口味，深海魚、鮮睛魚、鮮嫩雞、燉牛肉也都順手拿了好幾罐。就連零食，香濃起司、新鮮花枝、鮮蝦干貝種種口味也都帶走了好幾包。家裕心想，這樣總可以了吧。結帳時，店員望著成堆的貓食瞪大了眼睛說：「你一定很愛牠」。

走出店門口前，店員還特別走過來提醒家裕，如果小貓還是都不吃，可能是生病了，可以帶過來給醫生看看。家裕致謝後馬上就趕回家。家裕拎著大包小包的打開家門，所有琳琅滿目的貓食才剛放在地上，鞋都還沒脫掉，凱蒂「喵鳴」的叫了一聲就忽然奮勇起四肢往外狂奔，消失在家裕面前。

那些貓食，凱蒂完全無視。家裕打給佩琪，佩琪聽了卻像是鬆了更大的一口氣，只淡淡的說：「這樣對你我都好，我們就這樣散了吧。」家裕眼睛裡閃過無數的光影，最後闔上眼，就像一隻無力而慵懶的貓。

## 2

凱蒂離家出走後幾個月，那些貓食堆疊在廚房動也沒動，家裕開始了自己一個人的生活。冰箱裡的牛奶早已一掃而空，更為空蕩的，是諾大的空間裡總是自己一個人活動。

家裕白天依然匆匆忙忙上班，晚上回家後打開電視癡呆看著娛樂節目，通常就是一個人癱軟在沙發上。有時隨便吃點餅乾泡麵，有時，連去廚房倒杯水都懶。尤其，當家裕看到那些貓食被工整的放在廚房的一角，常常有如耳鳴一般，有時又像是幻聽，似乎會聽到凱蒂突如其來的叫了聲「喵鳴」。左顧右盼後，當然是什麼也沒有。

如果不仔細的觀察室內，根本無法察覺到有人住在這裡，或有人還在使用這個廚房。

家裕越來越少進出廚房，到最後完全不去了。直到那天，在電視上看到新聞報導裡，有一處動物收容所欠缺動物飼料，家裕才被閃電打到一般，猛然想起廚房裡的那堆貓食。他翻箱倒櫃才找到一支筆，原本要抄下捐贈飼料的電話，新聞卻早已換了好幾條去了。他只「唉」的嘆了一聲，就把筆扔在桌上，還是沒有進廚房。

過了幾天，家裕返家時下起毛毛細雨，撐著傘快步走到家門口，雨勢卻越來越大，家裕從包包裡慌亂的要找出鑰匙時，又幻聽般的聽見一聲「喵嗶」。

家裕也不管，逕自開門後就關上門。當他進了家門，傘收好後又清晰的聽見一聲「喵嗶」。家裕整個人被震住了，一手慢慢打開大門，一邊說：「凱蒂？」然而只看到一隻黃色的大花貓坐在屋簷下躲雨。家裕與牠只四眼交接了一分鐘，卻像是一個世紀那樣漫長。

屋外的風雨越來越大，那隻黃色大花貓一動也不動，又對家裕叫了一聲：「喵嗶。」這才把家裕從放空的情緒裡拉回現實。家裕蹲了下來，對著黃色大花貓揮了揮手，又把大門推開到底，示意要牠進來躲雨。大花貓仍舊一動也不動，只是「喵嗶」、「喵嗶」的叫著。家裕起身走進很久沒有進去過的廚房，俐落的洗起盤子，拿出包裝已積上灰的貓飼料，倒上滿滿的一盤。

家裕走到家門口，將那盤飼料放在黃色大花貓眼前，牠想都沒有想，大口大口就吃了起來。

家裕瞪大了眼睛，興奮的眼神裡充滿歡愉。他慢慢的伸出手想觸碰黃色大花貓，小心翼翼的將手掌放在貓咪的頭上，緩緩撫摸起來。黃色的大花貓只是滿足的吃著飼料，也沒有反抗，也沒有抬頭。望著這隻眯著眼的黃色大花貓，家裕越看他越像電視卡通裡的加菲貓。

當盤裡的貓食被一掃而盡時，家裕很自然的對牠說：「加菲，要不要進來？」加菲只衝著家裕叫「喵嗶」，也不進屋，只依偎在大門旁邊的乾燥水泥地上，對著家裕猛搖起尾巴來。

家裕抓抓頭髮，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但總不能一直和加菲大眼瞪小眼，於是把盤子拾了起來，又說了句「再不進來，我要關門囉！」然後轟然將門帶上。那天晚上的風雨未曾停過，家裕在床上輾轉難眠，好像有睡了那麼一會兒，又好像只是淺淺眯了一下。一整晚，他都沒再聽到加菲叫過。

隔天一早，家裕又在一陣兵荒馬亂裡出門，自然沒有注意到加菲還在不在。一直到了公司，才想起應該看一下那大黃貓還有沒有留在原地，是不是應該幫牠放些吃的。

公司最近似乎出了點狀況，業務越來越忙，家裕偶而遲到讓經理心生不滿。家裕坐在位置上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趁大家都在忙，偷偷上網瀏覽貓的圖片，大概可以確定加菲是一隻虎斑貓。家裕心想不知加菲還在不在，跟上次那隻凱蒂比起來，加菲真是乖巧的貓。不僅不需養在家裡，還懂得向餵牠的人叫兩聲，尤其那長長的尾巴搖起來時，異常惹人疼愛。看著看著，又開始瀏覽起一些如何飼養貓咪，或與貓咪互動的資料。

正看得入迷，家裕後腦杓被敲了一下，回頭一看，經理叉著腰一臉怒氣出口就是：「怎麼搞的你？現在是要改行當獸醫啦！」家裕火速將網頁關掉，經理說：「公司現在是非常時期，你小心一點你！」家裕連忙說：「對不起、對不起、我知道了。」那聲音卻越說越細，終至隱沒。經理說：「知道啊，好，我告訴你，以後得有人常來加班，就是你了知道沒有！」家裕也沒有遲疑：「經理，我可以！」經理本來還接著要大罵，聽見家裕精神振振這麼說，也只給了他深深一記白眼，擺出一副忿忿氣難消的樣子就走掉。

這天幸好沒被要求留下來加班，家裕回家時天氣萬里無雲異常晴朗，他還想那隻加菲不用躲雨了，應該走了吧。到了家門口，果然不見那大黃貓的蹤影。家裕本來進了家門，門都快關上了，忽然興起對外叫了一聲「加菲！」結果那隻大黃貓咻的一聲，居然就乖乖的現身在大門口前：「喵嚶」。

牠先趴了下來，晃動長長的尾巴。又站了起來，走來走去，「喵嚶」、「喵嚶」的叫個不停。家裕懂了，馬上衝進廚房，倒了一整盤貓食，這次還加開一個貓罐頭讓加菲大快朵頤起來。

這晚，加菲仍然沒有進家門，吃完貓食之後就窩在門口，也沒有走。家裕覺得這樣挺好的，只要他開門叫叫牠，加菲便會「喵嚶」、「喵嚶」、「喵嚶」的叫個不停。他與牠之間於是形成一種默契，彼此相識相認，又保有各自的空間。

幾天下來，家裕與加菲都在晚上相見，有一種愉悅而奇妙的情感關係。貓食、零食與罐頭則逐漸消耗，家裕幾次盤算著哪一天要再去採買，甚至觀察加菲愛吃哪種口味的貓食。

這天早上，家裕不僅準時到公司上班，還一身西裝筆挺雄赳赳氣昂昂。不料，經理卻一臉難為的過來，敲敲他的辦公桌：「欸，小裕啊，你最近怎麼樣？還過得去吧？」家裕感到不妙，但終究不知經理打的算盤，直說：「還可以、還可以，怎麼了經理？有事嗎？」經理貼近家裕的耳邊，小小聲的說：「我告訴你啊，是這樣啦，上面的要我裁掉幾個人，我留了你，但是業務沒有變少啊，可能以後就變責任制，你多多少少加個班，把那些走掉的人的業務清一清吧！你上次有答應過我的，可以吧？」家裕知道，這並非詢問或請求，而是要求，如果他不能留下來義務加班，恐怕就得走人。因此，家裕不加思索就說：「經理，當然沒問題。」於是，當天家裕就留下來加班了。

在加班的過程裡，幾個同事臉色鐵青的把資料丟在他桌上逕自走了。大概，這樣就算是交接了吧。家裕加班結束後回到家裡，向外叫了聲加菲，大黃貓倏忽現身：「喵嚶」。家裕疲勞了一天，看著這個可愛小傢伙，油然而生一種欣慰感。

只不過，一天下來，兩天下來，連兩個月天天加班，留在公司裡的時間越來越長越來越晚。雖然加菲還是待在家裕門外，但家裕的重心都在公司了。這天家裕加班到十點多，經過那間富麗堂皇的寵物店時，只看見裡面已黑壓壓一片。家裕回到家後，忽然發現貓食都耗盡了，打開冰箱也沒有什麼可以吃的。過於疲勞轟炸的身體，促使他洗完澡後，就模模糊糊的深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起來時，家裕感到陽光刺眼，才發現昨晚連鬧鐘都忘了調。太晚到公司的結果，就是加班越晚。接連幾個晚上，家裕都趕不及去寵物店買貓食，偶而回到家想起來，就衝到便利商店買些牛奶與罐頭給加菲。要是太累，提不起勁，也就乾脆作罷。

終於有一天，家裕可以準時下班，到寵物店後直衝飼料區，抱了一包最大袋的貓食，心滿意足的回家去。當他把這一大袋的貓食放在門口，也不想到廚房去裝了，就直接在門口大叫：「加菲！加菲！」叫了數十聲，那隻大黃貓卻不見蹤影。

緊接兩三天後，這日家裕一回到家就叫「加菲！」牠卻已不再現身。晚上，家裕像當初失去凱蒂一樣，整個人癱軟在沙發上。忽然，他心裡有如暴風雨一般怒吼：「我那麼辛苦的在工作，只不過才幾天沒餵，搞什麼！」這些類似的話，不斷像颱風來襲一樣，在家裕的腦海興風作浪。

### 3

又回到一個人的生活。

日子還是要過。

家裕把那一大包根本沒開過的貓食，又拖到廚房的一角擺著。

他打開窗戶，看看遠方，像在整理情緒一樣。只是無論再怎麼整理，好像都無法恢復原貌。他走回房間，如一灘爛泥倒在亂糟糟的床上。渾渾噩噩的日子也不知過了多久。有天晚上，家裕聽見廚房似乎有動靜，他一手拿起掃把，躡手躡腳進了廚房。東張西望一番後，感覺廚房有些奇怪。他仔細的觀察後，發現那包貓食被咬破了個大洞。他直覺：「有老鼠！」於是便開始地毯式搜索老鼠的蹤跡。

他在流理台下看了許久，把冰箱推來推去，又將貓食搬到客廳再搬回去，總之就是找不到任和老鼠的蹤影。就在此時，他聽見長長的一聲「喵——」，一轉身，便看見一隻黝黑的胖貓站在被打開的窗口。

家裕坐在廚房的木椅上，看著那隻又黑又胖的大貓，牠一臉驕傲的樣子。家裕心想：「你這個壞傢伙！」想著想著，卻看到黑貓的腳上隱約有傷。家裕起身像是個老手，幫黑貓包紮傷口。

家裕把從前凱蒂用的貓窩跟貓沙拿了出來清乾淨，讓黑貓在餐桌上坐好，貓食好好的裝在盤裡給予黑貓。當牠在桌上一口一口的吃進貓食時，家裕想，你這個黑傢伙，要叫你什麼好呢？想沒多久，想夜深了，還是先去睡吧，明天公司還要忙。

家裕走回床上去睡覺，將黑貓留在貓窩裡，卻聽到一聲「喵—」，翻個身卻看到黑貓也擠到床上來了。家裕摸摸黑貓的頭說：「黑傢伙要一起睡嗎？蛤？我累了，隨便你囉。」家裕一覺到天亮，鬧鐘響時又下意識的關掉，還想再多睡個幾分鐘就好，臉就被什麼刷到一樣刺刺的，眼睛睜開，是那隻黑貓瞪大了眼睛看著他，牠臉龐兩邊的鬍子札得他好癢。

有了前車之鑑，家裕隔天回家前就到寵物店報到了，塞滿了整車的貓食零食飼料，結帳時，店員從抽屜裡拿給他一支毛球棒子。

家裕接了過來，一臉狐疑。店員說那是購物滿五千以上送的贈品，是逗貓咪玩的逗貓棒。

家裕順便問了店員黑貓的品種，店員拿出貓咪圖鑑翻閱查看，應該是「米克斯」。家裕有點懷疑的跟店員說：「不過我家那隻好像比較胖，牠跑到床上跟我睡，我看鬍子也比圖片裡的長多了，不知道是不是米克斯？」店員說：「牠主動跑去跟你睡嗎？那牠很愛你啊！」家裕返家之後，就使用起鬥貓棒，整晚幾乎都和米克斯廝混。之後米克斯開始纏家裕纏得緊，跟在他身前身後寸步不離。

只是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個月，加班還是要加，逗米克斯仍然在逗，家裕卻累了。米克斯還是整晚「喵——」「喵——」「喵——」個不停，家裕常常身心俱疲，想好好的睡個覺都有困難。一清早，甚至鬧鐘還沒響，米克斯就咬著家裕的衣袖，想喚醒他。被逼得有些神經緊張的家裕，這天突然將米克斯捉到廚房餐桌上，痛罵了牠一頓，然後氣呼呼的關上房門，想睡個穩妥的覺。

睡著睡著，卻聽到廚房鬧哄哄的聲音大作，他出來一看，米克斯將整個廚房搞得天翻地覆。他正想發飆，米克斯卻一陣旋風似的奔往房間床上。

真是夠了。

家裕把米克斯抱了起來，打開大門使勁拋了出去，米克斯一個翻滾全身沒事站在原地。家裕又把門關上，鎖門時特別的用力。一整夜，米克斯在屋外的「喵——」沒有停過。

第二天，家裕出門上班，米克斯一路尾隨著他，目光從來沒有從家裕身上離開。家裕氣急敗壞的想起當初佩琪想養寵物時，他極力反對的情景。走著走著，家裕忽然轉身對著米克斯斥嚇：「小畜生走開！」把幾個路人都嚇了一跳。

接連幾天，米克斯都追在家裕身邊形影不離，他幾乎就要崩潰。上班，下班，米克斯總像烏雲一樣，在他背後「喵——」「喵——」「喵——」的像念咒。

家裕回到家後，米克斯在屋外的哀嚎，讓他幾天都睡不成眠。他想起了凱蒂，想起了加菲，甚至，不斷的想起佩琪。家裕起身，撥了電話給環保局，檢舉有野貓嚎叫的噪音。過了好幾天，家裕都再也沒有聽到米克斯的叫聲了。

直到一週後的傍晚，難得家裕遇上國定連假，總算可以準時下班。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時，透過夕陽照耀的影子，家裕彷彿又看見米克斯的倒影拉成好長，一回頭，卻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形單影隻，沒見半個貓影。

回到家中，躺在床上，沒洗澡就沉沉睡去。但在睡夢之間，又似乎聽見貓叫，家裕翻身好幾回，最後起身，打開房門，看見米克斯就直挺挺的坐在他面前。家裕走向廚房，窗戶沒關。家裕搞不清楚這是夢境，還是真實。他拖出貓食，用深陷的黑眼圈和米克斯度過這個難得的連假。

連假收假。終於，家裕在上班途中，沒有回頭再看始終跟著他的米克斯一眼。終於，家裕從橋上一躍而下，沉進滾滾的溪水之中。

米克斯則站在橋上，「喵——」的長長叫了一聲後，死盯著水流。

米克斯望著溪水，不明就裡，佇留良久。